

# 日 俄 战 争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

11.232/22

843241-参考

# 日 俄 战 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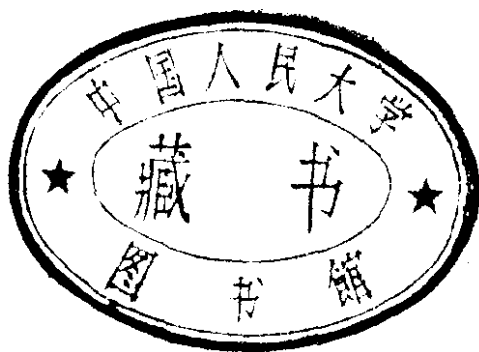
库罗巴特金、利涅维奇日记摘编

波克罗夫斯基作序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翻译组译

RD50/17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6年·北京

**ЦЕНТРАРХИ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ИЗ ДНЕВНИКОВ  
А. Н. КУРОПАТКИНА и Н. П. ЛИНЕВИЧА  
С ПРЕДИСЛОВИЕМ  
М. Н. ПОКР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 1925**

**内部发行**

**日 俄 战 争**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翻译组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4 1/4 印张 95 千字  
1976 年 11 月第 1 版 197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83 定价：0.42 元

## 出版说明

《日俄战争》一书是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于1925年根据有关资料编辑出版的。

全书分三个部分：一、战前；二、战争；三、附件。第一部分包括帝俄前陆军大臣、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对日作战部队第二任陆海军总司令（1904年末——1905年3月）库罗巴特金撰写的札记《满洲悲剧的序幕》。这个材料是他根据自己九十年代的日记整理补充写成的。第二部分是战争后期俄国对日作战部队陆海军总司令（1905年3月——1906年2月）利涅维奇的日记摘抄。第三部分收入了尼古拉二世的亲信别卓布拉佐夫等人的奏疏、节略和他们之间的来往公函二十二件。

现在译出的是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第二部分从略。第三部分中又删去库罗巴特金的讲话记录一件和利涅维奇的公函两件。

库罗巴特金的《满洲悲剧的序幕》和别卓布拉佐夫等人的奏疏、节略、公函，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帝俄统治集团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为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而进行的一系列罪恶活动的内幕。

但必须指出，在札记中库罗巴特金竭力美化自己，一再表白他反对帝俄统治集团中那些在远东推行好战政策的人（以别卓布拉佐夫等人为代表）。其实，库罗巴特金之流和别卓布拉佐夫一伙是一丘之貉，他们在瓜分中国和朝鲜问题上的主张，都是为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侵略扩张，争霸远东的帝国主义政策服务的。

本书提供的有关资料，对研究沙俄侵略扩张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76年4月

## 原编辑说明

收入本文集的材料,部分取自利涅维奇全宗(利涅维奇的日记及其书信),部分取自收藏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国家档案馆内的冬宫档案文件(巴拉绍夫、阿巴扎和别卓布拉佐夫的公函)。《满洲悲剧的序幕》是亚·尼·库罗巴特金根据他九十年代初的日记整理写成的。

本书材料是由 A. M. 扎伊昂奇科夫斯基编辑注释而付印的。



# 目 录

原书序言.....	7
-----------	---

## 一、战 前

库罗巴特金: 满洲悲剧的序幕.....	13
---------------------	----

第一章.....	15
----------	----

前言(1897—1903年间)。1903年3月26日会议。陆军大臣的远东和日本之行。远东事务的新方针。1903年5月7日特别会议记录。沃加克的节略。别卓布拉佐夫提交1903年5月7日会议的备忘录。海军少将阿巴扎关于1903年5月7日会议的节略。

第二章.....	45
----------	----

我的日本之行。在旅顺。返回彼得堡。1903年8月1日会议。库罗巴特金关于满洲问题的节略。沃加克关于满洲问题的第一份节略。

第三章.....	67
----------	----

皇上关于满洲问题和朝鲜问题的决定。同日本关系破裂前的对日谈判。远东事务特别办公厅文件。阿列克谢伊·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爵主持召开的1903年1月15日会议。1904年1月27日。同日本战争开始。

## 附 件

1 1902年3月12日伊·巴拉绍夫呈尼古拉二世的公函.....	87
----------------------------------	----



2	1903年5月7日亚·别卓布拉佐夫致拉姆斯道尔夫伯爵的公函	90
3	1903年5月8日亚·别卓布拉佐夫致拉姆斯道尔夫伯爵的公函	90
4	1903年5月8日亚·别卓布拉佐夫致拉姆斯道尔夫伯爵的公函	91
5	1903年5月11日亚·别卓布拉佐夫呈尼古拉二世的公函	92
6	1903年5月23日亚·别卓布拉佐夫呈尼古拉二世的公函	94
7	1903年5月23日亚·别卓布拉佐夫呈尼古拉二世的节略	95
8	1903年5月29日亚·别卓布拉佐夫呈尼古拉二世的公函	97
9	1903年5月29日亚·别卓布拉佐夫呈尼古拉二世的公函	98
10	1903年6月2日亚·别卓布拉佐夫呈尼古拉二世的公函	100
11	1903年6月14日阿巴扎海军少将呈尼古拉二世的公函	101
12	1903年6月16日阿巴扎海军少将呈尼古拉二世的公函	104
13	1903年6月16日阿巴扎海军少将呈尼古拉二世的公函	106
14	别卓布拉佐夫上尼古拉二世的奏疏	107
15	1903年7月30日亚·别卓布拉佐夫呈尼古拉二世的公函	115

16	1903年8月2日亚·别卓布拉佐夫呈尼古拉二世的公函	118
17	1903年8月4日亚·别卓布拉佐夫呈尼古拉二世的公函	120
18	答复日本提案的俄国协议草案	122
19	1903年10月14日亚·别卓布拉佐夫呈尼古拉二世的公函	123
附录:	一、人名对照表	126
	二、地名对照表	129



## 原书序言

从本文集起，中央档案馆开始出版沙皇俄国进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历史文件。诚然，不应把 1904—1905 年间的日俄战争完全归结为帝国主义战争，因为在战争的准备过程中，强烈地暴露出体现“罗曼诺夫”家族“商业经济”利益的纯封建的动机。此外，俄国商业资本的利益也对这次战争发生了影响，开发叶尼塞河以东的西伯利亚的任务，迫切要求为该资本寻找一个一年四季都能畅通无阻到达太平洋的出海口。但是，当我们阅读这次战争的主要祸首别卓布拉佐夫的一份节略时，我们在那里见到的却不是商业资本主义，而是垄断资本主义了。别卓布拉佐夫写道：“在军事政治方面，远东尚处在需要进行激烈争夺才能在那里建立我们国家体制的时期。这一争夺的最终目的是在远东确立我们的霸权，因为没有这种霸权，我们既对付不了黄皮肤的种族，也对付不了我们憎恶的、我们欧洲对手的势力。”银行资本参加二十世纪初叶远东冒险的情况，目前还不清楚。但是在 1895 年，恰恰是在这个银行资本的保护下，开始了向远东的挺进，这个事实的本身是能够充分说明问题的。俄华银行<sup>①</sup>，后来为俄亚银行，就是在巴黎几家大银行的参加下组织起来的。日俄战争还不是 1914 年大战那样的真正的帝国主义战争，正如巴黎公社和我国 1905 年革命，是属于介乎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过渡类型的革命一样，日俄战争也属于这种过渡类型的战争。

文集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亚·尼·库罗巴特金关于战争

<sup>①</sup> 即华俄道胜银行。——译者

起因的札记。这个札记是引人注目的，因为它主要是对维特《回忆录》有关几章（第一卷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三章、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的极为珍贵的补充和修正。库罗巴特金的札记引证了大量文件资料，只有读了这个札记，人们才会看到，俄国帝国主义的鼻祖（维特无疑有权获得这个称号）的记述，姑且说得委婉一点，该有多么“主观”。维特虽然并不掩饰自己参加了悲剧的第一场——夺取旅顺（不过也仅仅是因为已经由倔强的尼古拉二世作出了决定，反正是要干的，糟糕的只是……），但维特断然否认他参加了悲剧的终场——纯别卓布拉佐夫的冒险。他曾竭力同这种冒险作过斗争，至少他起的是纯消极作用（1903年春）——他并未染指其事。但是，库罗巴特金引证的1903年7月7日<sup>①</sup>（公历7月20日）那次著名会议的记录却透露了真情，记录上明明白白写着：“在和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交换意见之后……财政大臣和他并无分歧。”尼古拉主持这次会议，听到了与会者的发言，他很清楚，是维特对别卓布拉佐夫的“不容置辩的”发言表示了屈服。因此，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坚守到最后在自己岗位上倒下去的英雄（那怕有点官僚气派也好，指失去职位而言），而是一个不够乖觉的宫廷官员，他开始奉承别人，但为时已晚……

还有，库罗巴特金关于普列威的作用所谈的新材料也是引人注目的。迄今为止，只是从狭隘的政治角度上谈到这个二十世纪比伦<sup>②</sup>对待战争的态度：“我们需要一场小小的胜利的战争，以便制止革命。”实际上，普列威仅次于维特，有资格获得第二个俄国帝国主义先驱者的称号，因为就个人而言，普列威在这方面最缺乏准备，所以时代总趋势的影响在这里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在上边

<sup>①</sup> 原书记载的日期为俄历。在二十世纪，俄历比公历晚十三天，下同。——译者

<sup>②</sup> 比伦，艾伦斯特·约翰（1690—1772年）是德国反动集团首领。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他篡夺了俄国宫廷大权。他是安娜·伊凡诺芙娜女皇的宠臣，独揽帝国大权。——译者

提到的会议上声称：“为使满洲包括在我们的政治商业势力范围之内，必须：1，谨慎地经营我们的企业；2，禁止外国人进入满洲。”

札记的作者把普列威这段议论的主旨概括得如此之好，以致只需把他的话援引出来就行了。“同样禁止外国人进入满洲。普列威支持的这种意见产生了重大的实际后果，因为我们一方面破坏了欧洲人根据同中国签订的条约在满洲享有的权利，同时就使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反对我们自己。这样做导致的后果就是，这些国家不仅开始支持日本，而且还唆使它进攻俄国，而最重要的是供给它金钱。没有这笔钱，日本是不能和我们开战的。如果不侵犯欧洲人的权利，我们本来是可以避免这一场战争的。现在可好，由于推行新方针，全世界都在反对我们。”

不言而喻，对亚·尼·库罗巴特金的札记也必须持批判的态度。这个札记和维特的回忆录一样，也具有辩护的性质。《红档》上(第二卷)曾经发表了同一位作者当时没有预定计划而逐日信笔写成的日记，从那里可以看出，他对别卓布拉佐夫冒险的抵制也是既不坚决又不彻底的。但是，从两种说法的对比中，却能够得出一个可以用来判断事实真象的相当完整的轮廓。

文集的第二部分是尼·彼·利涅维奇的日记。这一部分价值较小。作者是一个普通的前线军人，身份远不那么尊贵。然而老朽不堪的利涅维奇之所以还有一定作用，主要是因为他老老实实地、甚至糊里糊涂地记述了1905年秋季他所指挥的满洲集团军的崩溃。老头子一直在安慰自己：没有发生任何特别重要的事情，“全都查获和逮捕了”。但到次日，又在重新搜索和逮捕，而且越捕越多。这些记载在1906年1月9日令人感动的日记中结束了：“今天接到列季格尔(陆军大臣)来电，说我的无所作为等于犯罪，建议鉴于衰弱的健康状况，我是否物色一个继承人接替自己为好。”一个年近七十的人，特别肩上除了战场经验外别无他物，当此之时

又碰上了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个人的温和性格，使利涅维奇博得了“自由派”的名声，但在《日记》中却看不到任何自觉的自由主义，甚至连一般的政治觉悟也没有。满洲集团军中的革命运动史是极少有人知道的，因此一个十分接近事件发生地点的人的记载，无疑是有意义的，完全值得发表。不过我们并未全文刊出日记，只摘选了一些最值得注意的片断。文集的第三部分又使我们看到一些具有特别意义的文件。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是全部别卓布拉佐夫冒险的绝密原件——因为别卓布拉佐夫本人以及阿巴扎的节略和公函都是专呈尼古拉二世御览的。这两个人物的面目充分暴露在我们眼前。别卓布拉佐夫想要对“野蛮的地主和帝国主义”这个题目专门评论一番。比如，通过下边一段议论，他向我们提出了他的全部丰富多采的理论：“为了远东经济的普遍稳定，必须：a，首先建立并保证拥有某些资源以及拥有一定财产的权利；b，然后为了收到效益，将这些资源分散到可靠的私人手里，并为经营正规的事业提供有利的条件；这些资源应视为国家财产；为使资源产生效益，这些资源的承租人必须能够实际维护自身的个性和资产，能够充当国库的忠实付款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会使拥有各种财产分子感到满意，就是说，有权拥有、使用和支配自己的资产。这样，就建立起一种劳动和资本个体化的制度，以代替维特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一切方面所推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

就是这个人左右了俄国远东政策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别卓布拉佐夫最后也开始明白，只有“巧妙地吸收外国资本”，才能够取得某些实际效果。只有正确保持我们在远东的地位和善于提出财政问题，才能够吸引外国人和我们一道参加在远东的合作活动，但要遵循一个条件，即使外国人在他们所获得的好处和所处的地位方面，安于他们所充当的次要角色。

但是，自然，在“野蛮的地主”的想象中，“外国人”是可爱的旧

时代的德国仆从和法国家庭教师一类角色。例如，他草拟一个同美国人在朝鲜这样的“合作”计划：“目前有一个大概不可复得的机会，即朝鲜政府正在以其全部矿藏作抵押寻求贷款。如果经过沃加克将军委托在朝鲜拥有规模巨大的采金业的美国人冈特成交这笔贷款，同时约定，为了支持这一租让的权利，美国舰队得同时和我们的舰队联合前来这里，那么此举就会造成使日本人头脑清醒的局势。否则，他们就还将长期陶醉于其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前景。

“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在这种条件下和美国发生事务联系的同时，我们就将碰到一味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投资场所的美国资本。”

“如果我们能够在同冈特的事业中拿出美国人所喜欢的诱饵，那么美国资本就只会提出有限的要求来参加我们的事业，就象趋炎附势的人叩访高贵的主人的门庭一般。反之，如果这种资本是在不那么强而有力的情况下吸收进来的，则索价和苛刻的要求就将成比例地增长。”

惜哉！美国资本根本不寻求同别卓布拉佐夫同盟——和日本人结盟对他们更为有利。于是“高贵的主人”就只好提起衣襟乖乖地赶紧滚蛋……

马·波克罗夫斯基



